

速成識字班補充讀物

文學名著故事

李逵接娘

周訪改寫



華東人民出版社

書號：滬 760

李達接娘 · 文學名著故事 ·

改寫者：周 訪

出版者：華東人民出版社
上海紹興路五四號發行者：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
上海南京西路一號印刷者：新華印刷廠
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(滬2) 40,001-55,000
定價 500 元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初版
一九五三年二月再版

本書字數 4,160

一 假李逵攔路打劫

李逵 (讀ㄌㄧˊ ㄒㄩˋ ㄋㄟ 〔虧〕) 是梁山泊 (讀ㄌㄧˊ ㄇㄠˊ ㄅㄛˊ 〔伯〕) 上的一個好漢。他長得又黑又強壯，力氣很大，打仗非常勇敢，人家給他取個外號叫“黑旋風” (〔旋〕讀ㄒㄩㄢˊ ㄈㄨㄥˊ 〔宣〕)。這幾天他看到山上一班弟兄，有的接了父親上山，有的回家望娘，他也想起了自己的老娘，哭吵着要下山把娘接到山上來住。宋江 (〔宋〕讀ㄙㄨㄥˊ ㄏㄨㄥˊ ㄓㄨㄥˊ 〔送〕 他是梁山泊的首領) 因為李逵生性暴躁，容易出事；並且因為不久前他在江州殺過許多官方人馬，現在官府正追捕得緊，所以不許他去。可是李逵一定要去，他對宋江說：“宋哥哥，你未免太不公平了。你自己的爺，可以接到山上來享福。難道我的娘，就該在家受苦麼？”宋江沒法，就說：“你要回去接娘，必須依

我三件事！”李逵說：“哪三件？”（〔哪〕讀〔那〕）宋江說：“第一件，路上不可吃酒；第二件，接了娘就回來；第三件，平常你用的那兩把板斧，不許帶去。”李逵說：“我全依你，你放心好了。今天我就動身。”李逵裝紮（讀出〔炸〕）定當，就掛了一把腰刀，提了一條朴刀（〔朴〕讀〔撲〕），帶了一錠（讀〔錠〕）大銀子（五十兩）和三五塊小銀子，告別山上弟兄，獨自下山來了。

李逵走後，宋江仍不放心，就差李逵同鄉小頭目朱貴跟着他去，暗中照顧着他。

李逵照着宋江吩咐（讀〔吩咐〕），一路上不吃酒，不惹事（〔惹〕讀〔熱〕，江南音讀〔柴〕）。不消幾天來到沂水縣城（〔沂〕讀〔宜〕），他在城門口東張西望，背後朱貴走來把他拉了就走，走了幾步路，才對他說：“你好大膽，城門上貼着抓你的懸賞榜（〔懸〕讀〔懸〕，〔榜〕讀〔光〕）（〔許原〕拼；〔朱貴〕），你還在那裏看，萬一給人發覺了，送你到官裏去，不是壞事了？”李逵沒話可說，跟着朱貴到朱富（朱貴的兄弟）的酒店裏。朱富拿酒



出來給他吃。李逵說：“宋江哥哥叫我不要吃酒，現在我已經快到家了，即使吃兩碗，也沒啥（讀尸丫〔沙〕）要緊。”朱貴不敢阻止，就讓他吃了。

李逵一直吃到四更時分（清晨三時光景），朱富又弄些飯菜給他吃了。他趁着五更天，就要進村去。朱貴對他說：“你不要走小路，只要從這棵（讀尸丫〔科〕）大朴樹轉彎（讀X馬〔灣〕），向東的大路一直通到百丈村，再過去就是你家了，快去接了母親，和我一起回山。”李逵說：“我偏要走小路，誰高興走大路。”朱貴說：“小路有老虎，還有攔路（攔讀〔力馬〔藍〕〕）搶劫（讀リ一世〔結〕）的盜賊。”李逵應道：

“我怕啥！”說完別了朱貴、朱富，就走小路向百丈村來。

大約走了十多里路，天色漸漸有些亮起來了。在那露水青草裏忽然跳出一隻白兔（讀^去×_吐）來，李逵追了一段，笑着說：“那畜生倒引了我一程路。”

再向前走，只見前面有五十來棵大樹，枝葉很密，這時正當初秋時節，葉子都變紅了。李逵來到樹林邊，只見林子裏轉出一個大漢來，喊道：“懂事的留下買路錢來，免得老子動手！”李逵看那個人，頭戴一頂紅緞（讀^去×_段）布



帽，身穿一件粗布短襖(讀_{ㄉㄨˋ})，手裏拿着兩把板斧，滿臉塗着黑墨。李逵見了，大喝一聲：“哪裏來的混蛋，敢在這裏攔路搶劫！”那漢子說：“如要問我名字，管教你嚇碎(讀_{ㄏㄜˋ ㄊㄩˋ ㄘㄨˋ})心膽，老爺就是黑旋風李逵。你留下買路錢和包裹(讀_{ㄍㄨㄛˋ ㄒㄩˋ ㄅㄞˋ})，就饒(讀_{ㄖㄧㄠˊ})你的命，放你過去。”李逵大笑道：“真他媽的見鬼，你竟敢冒老子的名，在這裏胡鬧。”李逵挺起(讀_{ㄊㄩㄥˊ ㄇㄨˋ ㄊㄩㄥˊ})手裏的朴刀，來撲那漢子。那人哪裏抵擋(讀_{ㄉㄧˋ ㄉㄤˋ})得住，正想要逃，大腿上早被李逵砍了(讀_{ㄎㄢˊ ㄉㄨˋ})一刀，跌倒(讀_{ㄉㄨㄛˊ ㄊㄨㄛˊ})在地上。李逵上前一腳踏住那人的胸口，喝道：“你認得老子嗎？”那人在地上求叫着說：“爺爺，饒你孩兒性命！”李逵說：“我就是江湖上好漢黑旋風李逵。你這混蛋，糟蹋(讀_{ㄘㄞˋ ㄊㄞˋ})了我的名字。”那人說：“孩兒雖然姓李，却不是真的黑旋風。為了爺爺在江湖上有名氣，提起爺爺的大名，鬼也害怕，因此孩兒冒爺爺的名，胡亂在這裏混口飯吃。小子

原名叫李鬼，就住在這裏前村。”李達說：“你這傢伙敗壞我的名聲，且教你吃我一斧子。”劈手（劈讀女批）奪過一把斧來就要砍，那李鬼慌忙叫道：“爺爺，殺我一個，就是殺兩個。”李達聽了問道：“怎麼殺你一個，就是殺兩個？”李鬼說：“孩兒本不敢攔路搶劫，因為家中有個九十歲的老娘，沒人照顧；因此孩兒就用了爺爺的大名來嚇嚇人，奪點單身客人的包裹，養活老母，其實並不曾害過一個人。如今爺爺殺了孩兒，家裏的老娘也必定餓死。”李達雖然是個暴躁的人，聽得李鬼這樣說，肚裏暗暗想道：“我自己是特地回家接娘的，如果殺了一個養娘的人，怎麼能算是好漢！算了，就饒他一命吧。”就縮回了腳，放他起來。那李鬼爬起來倒頭就拜。李達說：“從今以後，你不要再壞我的名聲。”李鬼說：“孩兒這次得了性命，自當回家改業。再不敢借爺爺的名，在這裏打劫了。”李達說：“你很有孝（讀丁么曉）心，我這

裏給你十兩銀子做本錢，回去就改業。”李達就給了李鬼一錠銀子。李鬼拜謝去了。李達暗自笑着說：“這傢伙竟會撞(讀^出×^大_[狀])在我手裏，不過他倒是個有孝心的人，回去想必改業。我還是管自己走路吧！”接着他就一步步朝山間小路走去。

走到中午時分，李達覺得又渴又餓。看看四面都是些山路，找不到一家酒飯店。再向前走，只見遠遠山凹(讀^入_[么])裏有兩間草屋。李達望見了，就向那個人家走來。到了門口，裏面走出一個女人，搽(讀^入Y_[察])了一臉胭脂(讀^入馬^出_[烟紙])花粉，髮髻(讀^入Y_[吉])旁插了一簇(讀^入×_[促])野花。李達放下朴刀，說：“大嫂，我是過路客人，肚裏飢餓，尋不着酒飯店。我給你幾錢銀子，懇求(〔懇〕讀^入_[乞])你換些酒飯給我吃。”那個女人看見李達這副模樣，不敢說沒有，只得回答說：“沒處買酒，就做些飯給你客人吃吧。”李達說：“也好，不過要多做些，肚裏餓得咕咕(讀^入×_[姑])叫了。”那女

人說：“做一升米夠嗎？”李達說：“做三升米飯來吃。”那個女人在灶裏（^{〔灶〕讀}_{ㄗㄠ}^{〔早〕}）生起火來，淘米（^{〔淘〕讀}_{ㄊㄠ}^{〔逃〕}）做飯。

李達出門轉到屋後山邊來解手。只見原先的那個李鬼，輕手輕腳，從山後走回家來。李達就躲在（^{〔躲〕讀}_{ㄉㄨㄛ}^{〔朵〕}）一邊偷看。這時又見那女人開後門出來，碰到那李鬼問道：“你在哪裏弄傷了腿？”李鬼答道：“我險些兒和你見不了面，真晦氣（^{〔晦〕讀}_{ㄏㄨㄟ}^{〔灰〕}）！我在路上等了一夜，不曾開利市。後來碰到一個單身客，你說是誰，原來就是那真黑旋風。你想我怎麼打得過那畜生，因此吃了他一刀，被他翻倒在地上。我急得沒辦法，就對他說：‘你殺我一個，却害了兩個。’他就問我為什麼害兩個，我就騙他說：‘我死了，家裏還有個九十歲的老娘，沒人養，也要餓死。’那畜生竟相信了，就放我起來；並且給了我一錠銀子，叫我拿去做本錢，改業養娘。我恐怕他再趕上來，所以走出那樹林，在

冷靜的地方睡了一會，才從山後走回家來。”那女人說：“說得輕些，剛才有個黑大漢到我家來，教我做飯，不要就是他。現在他在前面，你去張張看。要是不錯，你就去找些麻藥來，放在菜裏。教那傢伙吃了，我們好把他殺死。我們拿了他的銀子，搬進縣裏去住，做些小生意，總比在這裏搶劫好得多。”那李鬼就滿口答應了。

李達聽了，心裏想：“這混蛋真可恨！我給了他銀子，又饒了他的性命，他却仍舊想來害我。這次可不能放過他了。”一轉身退回到前屋，守在通後屋的門邊。這時候李鬼剛好伸頭來看，被李達一把抓住。那女人急忙從後門逃走了。李達把李鬼按倒在地上，抽出身邊腰刀，一刀把他殺了；又奔到後門來找那女人，那女人已經不知逃到哪裏去了。

李達再回到房裏，聞到一股飯香。這時他餓得正慌，向鍋裏一看，米飯已經熟了，忙把

飯盛在碗裏，狼吞虎嚥（〔狼〕讀為〔狼〕，〔嚥〕讀為〔厭〕）吃了個飽。隨後他提了朴刀，繼續在山路裏趕路。

二 眞李達連殺四虎

李達到家，太陽已經落西了。他推開門，走進裏面。只聽見老娘在牀上問：“進來的是誰？”李達一看，娘的兩隻眼睛（〔讀〕精）都瞎了，正坐在牀上唸經（〔唸〕讀為〔念〕）。

李達說：“娘，鐵牛（李達的小名）回來啦！”娘說：“孩子，你去了這麼長遠，這幾年在哪裏安身？”



你的大哥，替人家做長工，只能顧自身，說不上養娘。我時常想你，一想就哭，眼淚都哭乾了，因此瞎了眼睛。你現在做什麼行業？”李達想：“如果說出自己現在在梁山泊上，娘一定不肯去的，我只好說些假話。”他就應着說：“鐵牛在外面生意做得很好，特回來接老娘。”他娘說：“這樣才好，不過你怎樣帶我去呢？”李達說：“鐵牛先措娘（〔措〕讀〔去〕，〔讀〕讀〔亮〕）一程，再到前面找一輛（讀〔亮〕）車子。”娘說：“等你大哥回來，商量一下吧！”李達怕大哥回來阻止，就說：“不必等他，天夜了路不好走。”李達想到大哥生活困難，就把帶來的那錠大銀子留在牀上；措了娘，提了朴刀，出門望小路走去。

李達措了娘在深山裏走了一程，到天夜，還沒有走出山裏。他娘在背上說：“孩子，你去弄些水來給我吃吃吧！”李達說：“娘，我們走過這山，找到人家安歇，就可以做些飯吃。”他娘說：“我中午吃了些乾飯，現在口乾得要

命。”李逵說：“我喉嚨(讀^{力×ㄥ}_[龍])裏也要乾出火來了。不過這裏沒有水。讓我揹你到山上，再找水給你吃吧！”他娘說：“孩子，我實在乾得耐不住了。”李逵聽娘這樣說，就把她放在一棵松樹(松^{讀^{ㄣ×ㄥ}}_[鬆])下的大青石上，又把朴刀插在她旁邊，說：“娘，你耐心坐一坐，我去尋水給你吃。”

李逵聽見山的一邊有水響，就順了聲音尋過去。盤過了兩三個山脚，看見一條小溪(讀^ㄣ_[坎])。他走到小溪邊，捧起(捧^{讀^ㄣ}_[碰])水來自己先吃了幾口，心裏想：“我用什麼東西來盛水呢？”他站起身來，看見遠遠的山頂上有一座小廟。他就拉住葛藤(讀^{ㄍㄜˊㄊㄥ}_[割騰])爬上去。到了廟前，推開門一看，只見是個枯廟(枯^{讀^{ㄎㄨ}}_[苦])，裏面只有一隻石香爐。李逵用手去拿，一點也拿不動，原來這香爐是和座子鑿(讀^{ㄗㄞˋ}_[造])在一塊的。李逵一時發起性子，就把那座子搬到前面石階上一撞，把那香爐撞了下來，拿了香爐再到

小溪邊，把它用水洗乾淨，盛了水，雙手捧着，再從舊路回來。

李逵回到原來的松樹邊，只見朴刀仍舊插在那裏，可是老娘却不見了。他就大聲喊娘，喊了幾聲，沒有人答應。他的心裏慌了，就丟掉香爐，到四面去尋找。走不到三十多步路，忽然看見月光下的草地上，有一灘灘（讀去聲）血跡（讀去聲）。李逵一看見，不由得全身發抖。他順着血跡尋過去，看見一個大山洞，洞裏有兩隻小老虎，正在咬一條人腿。李逵看見，怒從心起，他說：“我特地下山來接娘。辛辛苦苦把娘掙到這裏，倒反給你們吃了。”說完舉起手裏朴刀，對那兩隻小老虎砍去。那兩隻張牙舞爪的小畜生，被他一刀一隻，都殺死在洞裏。

一會兒，那隻母老虎也搖搖擺擺地向洞裏來了。李逵說：“正是你這畜生吃了我的娘！”就放下朴刀，拔出腰刀，等牠進來。那母

老虎在洞口，先用尾巴在洞裏掃了一掃，就把後半截（〔讀〕
〔節〕）身子倒坐進來。李達在洞裏看得仔細（〔仔〕
〔讀〕
〔子〕），就用盡平生氣力，把刀朝母老虎的屁股（〔屁〕
〔讀〕
〔批〕）上刺去。因為用力太大，連那刀柄（〔讀〕
〔餅〕）也刺了進去。那母老虎痛得大吼（〔讀〕
〔又〕
〔喝〕
〔歐〕
〔拼〕）一聲，帶着刀跳到了山溪的那邊。李達再拿起朴刀，從洞裏追出來，只見那母老虎已痛得滾下山去了。這時樹邊忽然刮起（〔刮〕
〔讀〕
〔瓜〕）一陣狂風，又跳出一隻吊睛白額虎



（〔用〕
〔讀〕
〔額〕
〔讀〕
〔餓〕），對着李達直撲過來。李達不慌不忙，等牠撲過來時，把身體往地下一蹲

(讀^カ×^ル_{〔頓〕})，乘勢就在牠肚子上刺了一刀。那老虎受了刀傷，再也撲不上來，就大叫一聲，倒地死了。

那李逵一口氣殺了四隻大小老虎，還不肯罷休。他拿了刀，又回到老虎洞附近找了一遍，然後到那枯廟裏去睡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李逵把他娘的兩條腿和剩下來的骨頭都集起來，用布衫(讀^フマ_{〔山〕})包着，埋在廟後。埋好了又痛哭一場，提起包裹，拿了朴刀，回梁山泊去了。